

行水金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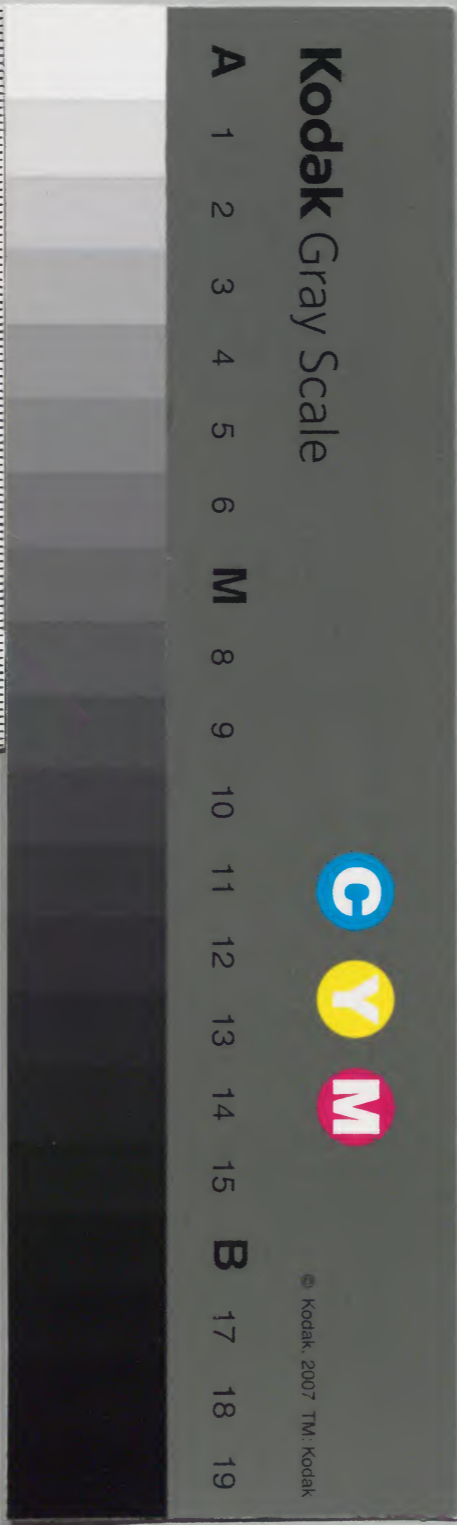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一〇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四	五	四	二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一〇	二
類	號	架
九	四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09
冊數	24 ( 3 )	
函號	291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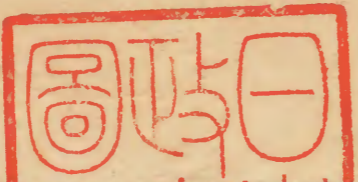
十之八



行水金鑑

河水

淺草卷第十庫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壞温縣隄七十

餘步鄭州壞滎澤縣寧王村隄三十餘步又漲於澶州

壞英公村隄三十步宋史五行志七月癸未河決滎澤頓止白

馬温縣閏月己酉河溢開封等八縣害稼宋史太宗本紀秋十月

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止皆發緣河

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

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

悉蠲其租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

行水金鑑卷第十

以備水患宋史河渠志正月辛丑浚廣濟惠民及蔡三河治黃

河隄宋史太宗本紀五月懷州河決獲嘉縣北注宋史五行志是年夏河

決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人領護

塞之宋史翟守素傳十月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

郭守文率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八月甲戌宋州河決宋城縣九

月己卯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隄九月澶州河漲宋史五行志

九月己卯河決汲縣宋史太宗本紀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徐州白溝河溢入州城宋史

五行志  
是年懷州河決河南通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

軍營民舍鄜延寧三州並河水漲溢入州城壞軍營倉

庫廬舍宋史五行志李神祐為南作坊副使太平興國六年滑

州治河防材葦未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

以濟其用宋史李神祐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六月河決臨邑縣十月河決懷

州武陟縣害民田宋史五行志本紀以臨邑作臨濟武陟作武德並誤七月河決范濟口宋史太宗

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宋史河渠志袁廓知鄆州會河決

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為冰廓大發民鑿取以

竹輿輿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

以狀聞拜監察御史

宋史袁廓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隄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

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宋史河渠志

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

鄜州河水漲溢入城壞官寺民舍八月徐州清河漲丈七尺溢出塞州三面門以禦之是年自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棗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河水

害民田

宋史五行志

蟠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會河決韓村大

發丁夫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

宋史劉蟠傳

先是盧多

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祚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豈云敗逆遜遠役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蒸民民以盡力

臣以勤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房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宗覽之有逆遜姦普之語名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宋史胡旦傳

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沉以太牢加璧未幾

役成

宋史河渠志

三月丁巳滑州河決既塞帝作平河歌賜近

臣蠲水所入州縣今年租

宋史太祖本紀

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漲

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

宋史五行志

是年河決壞民田命監察御史索湘與戶部推官

元玘同按行

宋史索湘傳

宋太宗淳化元年孟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

宋太宗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

經度行視河隄勿致壞隳違者當寘於法

宋史河渠志

閏月河

水溢四月河水溢六月河水汴水溢

宋史太宗本紀

京兆府河漲

陝州河漲壞大隄六月乙酉河溢於浚儀縣壞連隄浸民田上親臨視督衛士塞之辛卯又決於宋城縣博州

河漲壞民廬舍亳州河溢東流汎民田廬舍泗州招信縣河漲宋史五行志是年宋州河決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

澱願免其租稅勸民種藝從之宋史柴成務傳趙孚知開封府司

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

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

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

水之制時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宋史趙孚傳

宋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上津縣河水溢壞民舍宋史五行志罕

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之宋史丁

罕傳

宋太宗淳化四年九月澶州河漲衝陷北城壞民舍官

署倉庫民溺死者甚衆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入御

河浸大名府城宋史五行志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

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

滑州土脈疏岸善隕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

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宋史河渠志郭贄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決免所

居官宋史郭贄傳高弁為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宋史高弁

傳 淳化中昌言復知天雄軍大河貫境豪民峙芻茭圖

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

急命徑取豪家廩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

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視耶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宋史趙昌言傳

愚按宰輔表趙昌言於淳化四年十月丁丑自知大名府加給事中參知政事

趙賀補臨胸

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

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胸父老張樂迎

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理評事

宋史趙賀傳

淳

化中守正擢高陽關副都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決

河就命知州軍

宋史孔守正傳

宋太宗淳化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

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

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於河以分

水勢

宋史河渠志

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歷事唐漢周習水利

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隄累遷

至是官

宋史周瑩傳

嗣宗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

萬株以固隄防

宋史王嗣宗傳

宋太宗至道二年七月鄆州河漲壞連隄四處閏七月

陝州河漲

宋史五行志

三年四月河決鄆州詔徙州城

太宗本紀

宋真宗咸平元年七月齊州黃河泛溢壞田廬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

泗水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

踰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苦水患至是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盜伐河上榆柳之禁宋史河渠志是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乘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宋史閻承翰傳

宋真宗咸平五年六月惠民河漲溢軍營宋史五行志王濟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為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張齊賢時為

相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宋史王濟傳

宋真宗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隴埽四年七月又壞王八埽又見五行志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宋史河渠志九月乙巳

河決澶州遣使具舟濟民給以糧餉宋史真宗本紀石知顥掌親王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遣徒治河隄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授入內都知宋史石知顥傳



李遵勗出知澶州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勗督工徒七日而隄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李遵勗傳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河決河中府白浮梁村

宋史五行

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溢為南

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九月

棣州河決聶家口

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大名府御河

溢合流壞府城害田人多溺死九月河溢於孟州温縣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聶家口

宋史五行志

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

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  
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  
流益暴孺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  
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 著作佐  
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  
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  
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  
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  
出邢洺於夏書過洺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  
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  
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

行水金鑑卷十  
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

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勃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止之暴衝則濫兗汎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

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

宋史河渠志 垂字舜 工聊城人咸平進士

是年春河決棣州聶家口詔免棣州民物入城市者

稅一年免棣州租十之三

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八月河決澶州十月濱州河溢於定鎮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罷葺遙隄以養民力八月甲

戌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

水乃順道

宋史河渠志

十一月乙酉濱州河溢於定鎮

宋史五行志

是年詔棣州經水流民歸業者給復三年

山東通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

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

村北治之復開議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

宋史河渠志

七

月坊州河溢民有溺死者

宋史五行志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癸卯雄霸河溢

宋史真宗本紀

禹珪

移澶州會河隄決溢禹珪率徒塞之宰相王旦使兗州

還言其狀優詔褒之

宋史張禹珪傳

按宋史宰相王旦自景德三年為相至天禧元年七月免旦傳天禧初進位太保為

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使  
則禹珪治河當在是年間

宋真宗天禧元年熒為右正言會歲饑河決滑州大興  
力役饑殍相望熒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

宋史劉熒傳

宋真宗天禧三年六月河決滑州城西南漂沒公私廬  
舍歷澶州濮鄆濟單至徐州與清河合浸城壁不沒者  
四版明年既塞六月復決於西北隅

宋史五行志

六月乙未夜

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  
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  
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一即遣使賦諸州薪石  
楩櫟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宋史河渠志滑

州河決泛澶濮鄆齊徐境遣使救被溺者卹八月丁亥

滑州又決

宋史真宗本紀

張惟吉為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授公

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

宋史張惟吉傳

是年守恩

為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修河鈐轄郊祀名為行宮  
使復還本任四年春河復故道遷文思院使

宋史鄧守恩傳

王貽

永知徐州河決滑州徐大水貽永作隄城南以禦之改

衛州團練使

宋史王貽永傳

城為河北轉運使天禧中河決澶淵

城視役河上隄墊數里眾皆奔潰而城獨留自若須臾  
水為析去眾頗異之遷工部郎中城復右諫議大夫會  
河決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既而以歲饑罷役城言病民  
者特楨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為棄物  
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

學士

宋史寇瑛傳 芻捷經年朽腐重斂困民之言何其痼瘵閭閻之至也今之治水者當三復斯言

宋真宗天禧四年二月癸未滑州決河塞

宋史真宗本紀

羣臣上

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

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

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

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故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脰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

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 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宋史河渠志

宋真宗天禧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

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

宋史河渠志

天禧中河

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勢又築長隄人呼為陳公

隄

宋史陳堯佐傳

李若谷為京東轉運使會河決白馬調取芻楛

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悅構於朝徙知陝州天聖初判三司戶部勾院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鬻韓村隄夜馳往督兵為大埽至旦隄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圯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為岸押以巨木後雖暴雨不復壞轉給事中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

宋史李若谷傳

若谷字子淵豐縣人舉進士補縣尉歷知連州真宗朝累遷度支員外郎出

為轉運

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甲戌命魯宗道按視滑州決河

八月乙未募民輸芟塞滑決河

宋史仁宗本紀

高繼勳以建雄

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隄岸繼勳雖老躬自督

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

宋史高繼勳傳

天

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

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

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

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

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

復為滑州修河都監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

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

宋史張君平傳

李

渭官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

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

並為修河都監未幾皆罷

宋史李渭傳

冲遷太常博士河決棣

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

動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

至春凡四決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為樞密使

卒徙州信陽而冲坐守護河隄過嚴民輸送往來隄上

者輒榜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非

便著河書以獻為京西轉運塞滑州決河權知滑州參

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

役冲言徒費薪楗困人力雖塞必決遂罷知河陽

宋史孫冲傳

是年以滑州決河未塞詔募京東河北陝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柳調溺死之家 二年遣使詣滑

衛行視河勢

宋史河渠志

梅摯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

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

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水不為患詔獎其勞

宋史梅摯傳

崔

立通判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楩命立提舉受

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

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民港久廢立教民復治既成溉田

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

宋史崔立傳

宋仁宗天聖五年七月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

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河決十月丙申滑州言河平

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塞決河轉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

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

入賀十二月濬魚池歸減水河

宋史河渠志

郭諮知濟陰縣建

言澶滑隄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

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隄與

橫隴合以達於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

宋史

郭諮傳

諮知濟陰史不記其年當在此時諮之議甚善惜當時未及舉行以致澶

滑之患弗息自天臺既塞之後滑州之患大抵移於澶州矣又按諮傳康定西征諮

上戰略擢通判鎮戎軍知諫院歐陽修言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諮均蔡州上蔡縣

稅以母憂去官用丞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隄岸時富弼使契丹

詔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溝

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於海上溢鶴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

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唯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

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儲用與役會契丹約和而止

宋仁宗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凡三十



步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天聖七年六月河北大水壞澶州浮橋 宋史五行志 張

觀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

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趨北原以避水患觀曰

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隄完水亦退

徙鄆州 宋史張觀傳 姚仲孫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絕浮橋仲

孫親總河役隄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

塞金隄決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

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

而止塚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為集賢校理 宋史韓

仲孫傳 宋史姚

宋乾德至淳化中屢疏黃河運道天聖七年高弁高

繼密等上黃河諸埽圖 玉海

宋仁宗天聖八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

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止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遙

隄 宋史河渠志 康德輿為閤門祇候河鬻陽武埽詔德輿完築

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

州黃河隄岸天聖中使夏州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

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

西導水入護龍河水不得溢歷知原州 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於杜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河決澶州橫隴埽宋史仁宗本紀肅

之監大名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

悅之請為宰為御河催綱橫隴之決使者檄護金隄滿

歲無河患通判澶州宋史李肅之傳

宋仁宗康定元年九月甲寅滑州大河泛溢壞民廬舍

宋史五行志

宋仁宗慶曆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

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

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於澶以扞城宋史河渠志陳執中拜

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

程琳欲為隄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

百里以障橫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宋史陳執中傳按陳執中同

平章事在慶曆五年

宋仁宗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本紀丙子河決澶州商胡埽決口

廣五百五十七步乃命使行視河隄宋史河渠志張燾提點河

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救饑所全活

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舉河東又為陝西都轉運

使蒲津浮橋壞鎮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

為衡繼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加龍圖閣學士知成

都府宋史張燾傳李璋知澶州護塞商胡會河漲訛言水且至

璋據廳事自若人心乃安河亦不溢徙曹州觀察使仁

宗賜忠孝李璋字賜之宋史李璋傳惟吉為入內都知商胡決

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嶧以為  
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  
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宋史張  
惟吉傳賈昌期判大  
名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埽昌期請復故道不從  
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患昌期振救  
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征村與帝名嫌為  
不祥時皆謂昌期使之以搖當國者宋史賈  
昌期傳沈立簽書益  
州判官提舉商胡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為書曰  
河防通議治河者悉守為法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  
興六塔河名與議立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  
勢以省役從之加集賢修撰知滄州宋史沈立傳

慶曆中決北都商河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  
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  
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  
水工高超者獻議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  
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  
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  
待其至底穴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為不可云二  
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  
曰第一節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節止用半  
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功足以  
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二節自為濁泥所淤不

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  
獨以超之言為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  
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河

方定

沈适夢溪筆談

宋仁宗皇祐元年二月甲戌河北黃御二河決並注於

乾寧軍

宋史五行志

是年移滑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

名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

希亮堅卧不動人比之王尊

宋史陳希亮傳

宋仁宗皇祐三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

郭固口

五行志同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

開六塔以披其勢

宋史河渠志

周沆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

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沆行視  
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千六百  
萬束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力不相  
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興役爾况所規新渠視  
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何必汎溢齊博  
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言又徙  
河東轉運使宋史周沆傳蔡挺為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  
部修六塔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於六塔一夕復決  
兵夫芟楳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為輕乃貶秩  
停官宋史蔡挺傳魏瓘知廣州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  
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說命瓘按視還奏以為

不可塞

宋史魏瓘傳

燕度知滑州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

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為河朔根本不可坐

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楗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為戶部判

官

宋史燕度傳

張擇行為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決

河眾或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為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

果覆擇行坐隄上董役埽卒不潰

宋史張擇行傳

卷第十

行水金鑑

卷第十一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軍務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七級傳澤其錄

河水

宋仁宗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

古道高下之勢

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至和二年十二月丁亥修六塔河

宋史仁宗本紀

是年翰

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

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

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

比年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

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時執政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稍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斂怨舉事輕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况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

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

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喁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近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

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况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隄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 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

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

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



行水金鑑卷十一  
四  
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焉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

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

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  
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  
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  
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  
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  
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  
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  
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  
較之耳願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  
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

而東去以紓恩冀金隄之患 十二月中書上奏自商  
胡決爲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  
卒就緩之而憂金隄汎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因六塔  
水勢入橫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隄埽上河水所居民  
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爲總管轉運使周  
沆權同知潭州內侍都知鄧保吉爲鈐轄殿中丞李仲  
昌提舉河渠內殿承制張懷恩爲都監而保吉不行以  
內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  
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  
修河決修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相富弼尤主仲昌  
議疏奏亦不省 宋史河渠志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

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朝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太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彥博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何得輒與國家大事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宋史文彥博傳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

議者莫知所從修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宋史歐陽修傳或問馴曰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二十餘年武帝自臨決河沉璧投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

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道乎堙  
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云故道不可復  
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九河曰疏濟漯曰滸汝漢  
曰決淮泗曰排傳者曰疏通也滸亦疏通之意排決  
皆去其壅塞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  
所無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海  
傳者恐人以掘為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其壅塞也蓋  
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自朝宗於海高卑  
上下脈絡貫通原不假於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  
濫之極禹不過審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  
之處以復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常剗掘一河也吾人

知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可乎  
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為主傳記可考  
也且自我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為  
不可復則徐邳久為陸矣藉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  
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力能使  
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五六丈如故河  
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地乎如不可置黃河何  
擇於新故故則淤新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  
不如無書修言不足信也

河防一覽

德輿大名府路鈴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  
東隄頓止居民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

巨船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宋史康德輿傳

宋仁宗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宦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畱斲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宋史河渠志四  
月諸路言沿河決溢河北尤甚宋史仁宗本紀五行志載在二年韓絳知制誥

乞守河陽名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宋史韓絳傳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歐陽修所稱京東故道是也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開州東尋復修塞景祐

元年又決橫隴遂為大河之經流迨慶曆八年河又決州之商胡埽在開州東北三十里而橫隴斷流歐陽修謂之橫隴

故道今濮州東河去州六十里自開州入宋橫隴決河蓋由此東注鄆州治須昌縣今東平州西須昌故城是也東平

州西范縣東河去州七十里西接范縣界赤河在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三河俱上接開州界今堙滅陽穀縣東南河去縣六十里東阿縣北縣志云黃河故道在縣北四十里西南自陽穀縣界來經銅城南又東經

清冷口又東經陵山又東北經楊劉南又東北入長清縣界按  
銅城鎮在縣北少西三十八里楊劉鎮在縣北有城舊臨河津 皆有舊黃

河即宋橫隴決河之所行也自長清而下則與京東

故道合矣時黃河在長清縣北五十五里至和二年李仲昌議開六塔河

引歸橫隴故道從之六塔地名今清豐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是也宋時穿渠自今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決河流

經此地東南入橫隴故道是為六塔河嘉祐元年六塔河復決修河官皆謫竄

自是之後無復言橫隴者而京東故道遂廢 後漢

書五行志書河溢者二一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

漂害人物而不言某郡一靈帝光和六年秋金城河

溢水出二十餘里蓋王景治河未久滎陽以東至千

乘海口皆安流如故也魏晉迄隋史皆無可考唐書

五行志滎陽之下有河災自長壽二年決棣州始開

元十年博棣二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年冀

州河溢河患由是漸多唐會要云元和八年河溢瓠

子泛滑州則澶滑之間禍自此始矣後歲月逾甚而

其所以治之者不過築隄置埽開減水河而已殊不

知河之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決徒治

澶滑無益也分水愈多經流愈緩海沙日進河沙不

出故太和二年棣州河決至壞其城則蒲臺以東塞

可知已景福二年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

職是故也迨宋時滄州海口又淤故大中祥符三年

決於棣州五年大決河勢高民屋丈餘徙州於陽信

界中而澶滑之間歲不得寧矣蓋自唐以來治河者

皆不知此理故勞而罔功終有橫隴之決然河雖改  
流而京東故道猶未盡堙苟疏其壅滯先自海口訖  
於德博則故道可復而澶滑之患亦紓王景千年之  
舊迹至今存可也橫隴既通又不治其下流而海口  
先淤游金赤三河亦淤故復有商胡之決是時縱欲  
回河亦當先治其下流則橫隴故道復亦無難而顧  
從事於六塔北流一閉當夕而敗李仲昌之罪所以  
不可道也歐陽公奏云下流梗澀終虞上決為患無  
涯此深得大禹治水之旨宋議河者尚有可採而水  
官皆不得其人舌敝耳聾不見成功有以也

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三年秋七月丙子詔廣濟河溢原武縣河

決遣官行視民田振卹被水害者十一月己丑置都水

監罷三司河渠司

宋史仁宗本紀

宋仁宗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  
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  
境曰四界首河七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  
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  
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  
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  
自魏至於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  
德滄入於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  
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宋史河渠志

韓贄為河北都轉運使河

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纔役三千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宋史韓贄傳

二股河者商胡決河之別派也韓贄言古大河即王

莽河二股河出其東南絕王莽河而東北入海蓋即

唐馬頰河之故道也考之近志馬頰河自清豐縣西

南東北流逕朝城縣東元和志黃河在清豐縣南五十里馬頰河首受河水蓋即於縣西南三十里六塔集與開

州接界處歐陽公曰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是當時已有六塔河東北經濱州入海者六塔河即馬頰河之別名但李仲昌所開引商胡

北流絕六塔河東南入橫隴故道而二股河則派於魏之第六埽東合馬頰河而東北至滄州入海此其所以異耳宋朝城縣城在今南樂縣東二十五里俗稱韓張堡東與

今朝城縣接界又北逕莘縣西又北逕堂邑縣西又東北

逕博平縣西北絕王莽河而北逕清平縣東又東北

逕夏津縣東南又東北逕高唐州西北唐為高唐縣又東北

逕恩縣南唐為歷亭縣又東北與平原縣分水又東北絕王

莽河逕陵縣南唐為安德縣元和志云馬頰河在安德縣南

五十里是也又東北合篤馬河篤馬河自平原流入

縣界水經注曰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

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漢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孫禁欲決金隄

令大河入篤馬河即此也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城在今德平縣西南後魏去西字元和志平昌縣有馬頰

河在縣南十里久視二年開亦名新河蓋即安德縣南馬頰河東北合篤馬河之道也又東北逕般縣故城北

城在德平縣東北德平北接寧津縣界寧津志云縣南二十里五里有土河自陵縣流入又東入樂陵界相傳即古篤馬河又東逕樂陵

縣故城北城在今縣東寰宇記云馬頰河在樂陵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即古篤馬河也金志樂陵縣有篤馬河按二水既合例



得通稱故篤馬亦名馬頰水出

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

城在今海豐縣界北齊移

治馬嶺城在今陽信縣南

又東北入海

勃海在海豐縣東北一百五十里慶雲海豐皆漢陽信縣慶雲志云有馬頰河自樂陵流入至

城東南注禹津河又云長城嶺在縣南四十里勢如岡陵或謂禹所築九河隄也按此亦未是禹迹蓋宋時東流所經築此以為隄耳海豐新志云鉤盤北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逕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海按此即古篤馬河亦名陷河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入海是也舊志云自樂陵至縣界有古黃河隄在縣西三里繞城北至東北七里而止舊為大河所經蓋即宋東流由篤馬河入海處以今輿地

言之二股河合馬頰河東北至德平縣合篤馬河又

東北經樂陵海豐入海海豐本無棣與樂陵俱屬滄

州故韓贄云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禹貢錐指

宋仁宗嘉祐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埽宋史河渠志

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渾

河中一洲名曰中渾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

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渾由是遂廢

容齋隨筆 今懷慶府孟縣西有河陽廢縣中渾即今河中之郭家灘也見新志

鄭驤為度支副使河決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

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宋史鄭驤傳郭申錫為

鹽鐵副使相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

朝堂稱其欺誣以儆在位宋史郭申錫傳

宋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己亥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

河以紓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

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

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戶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

卒塞之宋史河渠志 河南通志載治平七年黃沁二水溢蓋治平無七年也不知二水溢於何年

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隄又決冀州棗  
強埽北注瀛 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  
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  
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  
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願徐之都水監  
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  
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內侍程昉獻議開二  
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於今  
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  
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強  
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隄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

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  
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  
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  
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  
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河  
在界河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  
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  
視六塔二股利害宋史河渠志是年秋七月壬午以恩冀二州  
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癸巳疏深州溢水宋史神宗本紀  
宋昌言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棗強而北昌言建議  
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

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  
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  
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  
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  
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  
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倡為昌言罪昌言懼  
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  
隄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疋

宋史宋昌言傳昌  
言字仲謨平棘人張

存禮部尚書家居棗強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  
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

宋史張存傳

宋神宗熙寧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  
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  
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  
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  
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  
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  
隄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  
形水勢若強用人力引使就高橫立隄防則逆激旁潰  
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  
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內相去尚近  
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

北流則東流遂絕或於滄德隄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  
雖除西路之患而惠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  
股隄岸若今歲東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  
二三年遠者四五年候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闕滄  
德隄埽已固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  
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隄兩埽修上  
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  
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  
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  
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况自德至滄皆一股下流既  
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

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所  
創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  
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  
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 四月光與張鞏  
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視上約及方鋸牙  
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  
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  
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裏護其滄德界有古遙隄當  
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  
河水西來相爲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  
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

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  
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  
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  
去河遠者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  
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  
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  
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  
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  
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  
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  
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實無窮之利且黃

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重而取舍之可也惟  
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隄工費甚夥所當預備  
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  
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  
所不同各以議上宋史河渠志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居民  
移縣治於張為村宋史五行志八月己亥光入辭言鞏等欲塞  
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  
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  
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闊隄防稍固北流漸淺薪  
芻有備塞之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  
皆王民無輕重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

東流順快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橫截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

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獎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澆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宋史河渠志七月戊申河徙東行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初昉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醜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

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昉以開浚功遷  
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外都水丞詔相  
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因疏塘水溉  
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塞孟  
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  
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

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三年二月命茂則鞏相度澶滑州以下至  
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  
有先後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  
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丑詔增漳河等役兵九月丙

戌河決鄆州十二月丙申濬河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辛卯北京新

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  
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  
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帝憂之  
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  
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  
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捍  
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  
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熙寧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  
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

於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  
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尤多  
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  
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  
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  
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急夫已減  
於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宋史河渠志 四月  
辛未塞北京決河宋史神宗本紀 顥僉鎮寧軍判官程昉治河取  
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  
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  
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  
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  
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  
當為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  
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  
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特遷太常丞宋史程顥傳

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  
李公義者獻鐵龍瓜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  
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  
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  
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  
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  
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斫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  
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  
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

行水金鑑

卷第十二

河水

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  
李公義者獻鐵龍瓜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  
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  
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  
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  
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  
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斫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  
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  
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

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  
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  
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  
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  
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  
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  
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  
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  
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  
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  
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

名府界金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  
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  
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許  
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  
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  
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  
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  
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  
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

使行地中宋史河渠志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  
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  
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  
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  
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  
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  
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  
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宋史文

彥博傳

宋神宗熙寧七年都水監丞劉璿言自開直河閉魚肋  
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  
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  
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  
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隄一道以遏  
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種  
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修護之費公私兩濟  
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  
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  
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宋史河渠志程昉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  
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強釀二股  
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械河

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及二股東流御河遂淺澱  
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於洺州兼  
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  
之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  
州二百里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  
渡又自衛州王供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  
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  
埽之功專爲己力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所開共城河  
頗廢人戶水磴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察訪官按行  
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洺趙深祁五州之田  
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

多置碓口指決河所侵便爲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  
廢吏唯其所欲悖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  
司牒者十二故有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  
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  
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九百萬已議體量矣  
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慢韓琦後安  
石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遂罷都大制置河防水利

司

宋史程昉傳

宋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丙申濬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熙寧十年五月滎澤河隄急詔判都水監俞光  
往治之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

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  
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  
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  
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八月又決鄭州  
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  
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  
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  
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  
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  
如曹村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  
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

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  
論此并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  
其數磬磬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  
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七月丙子河決澶州曹村埽九月庚戌詔河決害  
民田所屬州縣疏濬仍蠲其稅宋史神宗本紀七月河決曹村下  
埽澶淵絕流又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凡壞郡縣四十五  
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河陽河水湍漲壞南倉溺  
居民滄衛河灤暴漲敗廬舍損田苗宋史五行志王居卿為京  
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泛溢為病居卿即城立飛  
橋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閉啓人誦其智徙河北路河

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爭朝廷  
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名拜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宋史王居卿傳  
王克臣知鄆州河決曹村克臣亟築隄城下或曰河決  
澶淵去鄆為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有水患安事  
此克臣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  
甬道屬之東平王陵埽人得趨以避水事定皆繪像祀  
之進天章閣待制宋史王克臣傳俞充召判都水監河決曹村充  
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循苟  
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有司  
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修撰提舉市易  
宋史俞充傳龔鼎臣留守南京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

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宋史龔鼎臣傳黃廉為監察御史  
裏行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廉  
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  
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取無征算轉行者賦糧質私  
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  
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宋史黃廉傳蘇軾知徐  
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  
能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  
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  
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  
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儔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

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盧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請復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宋史蘇軾傳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穀山筆塵

宋神宗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

平五月甲戌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隄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勑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椿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

宋史河渠志

五

盧舍

宋史五行志

錢

宋史神宗本紀

章止河水溢壞公私

宋神宗元豐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  
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

宋史河渠志

宋神宗元豐三年七月庚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  
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  
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  
歲增米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  
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  
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  
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  
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  
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宋史河渠志

張問提點河北刑獄大河

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衝  
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則左強  
而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吳兩埽間  
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  
淮南轉運復為河北轉運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  
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  
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入為度支副使

宋史張問傳

宋神宗元豐四年四月澶州臨河縣小吳河溢北流漂  
溺居民

宋史五行志

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

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  
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



行水金鑑卷十二  
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隄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

北創修遙隄候將來礬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隄之間乞相度遷於隄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隄身為第一河勢順流隄下為第二河離隄一里內為第三退背亦三等隄去河最遠為第一次遠者為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為第三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

宋史五行志

宋神宗元豐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為小吳決口所立隄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虛設巡河官毋

橫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隄以  
紆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  
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灤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  
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隄岸  
司兵五千併力築隄修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  
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  
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  
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  
水漲塌岸壞下牖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  
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  
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

宋史河渠志

是年秋陽武原武二縣

河決壞田廬

本紀八月戊寅河決原武

相州漳河決溺臨漳縣居民又磁

州諸縣鎮夏伏漳釜河水泛濫臨漳縣斛律口決壞官

私廬舍傷田稼

宋史五行志

九月癸卯滑州河水溢十月辛亥

洛口廣武大河溢十二月辛酉塞原武決河

宋史神宗本紀

宋神宗元豐七年七月北京館陶河溢入府城壞官私

廬舍八月趙邢洺磁相諸州河水泛溢壞城郭軍營

宋史

五行志

七月甲辰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北京帥臣王拱辰

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號叫求救而錢穀稟轉運常平  
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監  
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  
事干機速奏覆牒稟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拯護

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  
緊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  
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  
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  
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  
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  
元年子淵已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隄開河糜  
費巨萬護隄歷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  
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兗州尋降知峽州其  
制略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  
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宋史河渠志

李周提點京

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釃湍河爲六渠以益鉗廬陂  
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患決  
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已不  
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倘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功明  
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  
監

宋史李周傳

魯有開知衛州水災人乏食擅貸常平錢粟與

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

爲有開曰預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

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其功狀名

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

宋史魯有開傳

韓琦知澶州坐

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

大中大夫宋史韓琦傳按有開琦二事不知在何年姑置於此惟忠為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東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便後卒用其

議

宋史符惟忠傳按惟忠與富弼同時亦附置於此

宋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擬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宋史河渠志喬執中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

登執中不顧立其上眾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

為吏部郎中

宋史喬執中傳

李南公為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

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為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為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府宋史李南公傳哲宗立絳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不可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乞罷之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宋史韓絳傳趙挺之通判德州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

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為民  
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  
館職為祕閣校理

宋史趙挺之傳

宋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壞民田艱食  
者詔安撫使韓絳賑之

宋史哲宗本紀

二月乙丑詔未得雨澤權

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  
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  
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  
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  
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  
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

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宋史河渠志

初元豐中

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於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  
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  
令圖請還河故道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  
定論今遽興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焉  
朝廷方遣使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急從之若以為可  
回宜為數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  
則失中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為限則北兵不止瞻  
曰王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  
年數百不聞以河障外國澶州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  
之德將相之智勇敢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

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  
瞻所議宋史趙瞻傳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導還故處  
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罷之宋史李

常傳

宋哲宗元祐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  
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右  
司諫王覲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  
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之  
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  
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渟  
溜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

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  
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  
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  
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  
兩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  
未決以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易而盡在中國故京師  
恃以北限疆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  
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  
南岸遂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  
河南熟戶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  
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

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爲北道之患日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旣救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爲計北塞之所恃以爲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過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

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絕遼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爲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

行水金鑑卷十二  
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  
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副使限兩月同水官  
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  
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  
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唯北  
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隄止用  
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夫漸為之可也朝廷是  
其說宋史河渠志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燾  
以河流入灤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  
自小吳未決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  
為北限今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

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為寒心今水  
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  
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為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  
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宋史安燾傳百祿改  
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  
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  
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  
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既壞界河淤淺河  
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  
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  
在奈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宋史范百祿傳元



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決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  
朔秋潦水淫為災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思稍甦其生  
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

宋史王詔傳

河性北流而矯之東以致中國疲敝文呂二公不無  
罪焉

南河全考

卷第十二

行水金鑑

卷第十三

河水

宋哲宗元祐三年六月戊戌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  
北患王孝先等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  
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  
純仁言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羣下競趨如川流山擁  
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居上者不可不謹今聖  
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  
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  
等亦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  
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

以冀成功又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選  
公正近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  
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  
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  
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  
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  
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  
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存宗愈亦  
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  
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  
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

加罪何益臣非不知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  
斷御河漕運失中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  
使由孫村故道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  
於今日故欲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說決可成則積聚  
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海踏行自恩魏以北  
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  
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  
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隄決  
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幹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  
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  
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

行水金鑑卷十三  
聚梢椿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

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况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

行水金鑑卷十三  
三  
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  
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  
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  
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  
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  
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  
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  
附以誤國計肇之言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  
今歲河北並邊稍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  
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隄開減水  
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

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  
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  
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  
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  
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掘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  
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  
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  
河勢緩人工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  
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  
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  
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

先俞瑾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  
經歲未及毫釐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  
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  
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  
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隄一  
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醜為二渠分派行流均減漲水  
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永無  
回河之理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  
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  
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  
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  
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與焉願罷有害  
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隄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  
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  
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  
塘灤兼濁水入界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  
注北界入海則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  
范百祿趙君錫條畫以聞百祿等言臣等昨按行黃河  
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緣界河  
至海口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已前  
闊一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

行水金鑑卷十三  
五  
黃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吳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祐泛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灤有限遼之名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爲坦途如滄州等處商胡之決即已澱淤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爲深憂自回河之議

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益深尚復何慮即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慮垂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灤界河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畝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言

河爲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後遣  
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爲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  
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謂  
北流可保無虞以爲大河卧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  
以爲卧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  
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  
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  
包蓄不定雖欲不爲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  
奪故爲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  
不及已不候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  
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

爲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爲輕  
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  
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  
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爲名欲發  
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况大  
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  
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  
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  
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  
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甚漲其  
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願急命

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

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爲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爲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旣因擗撈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爲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宋史

河渠志

是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漲

宋史五行志

宋哲宗元祐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州縣未至受惠其



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  
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  
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隄防無備臣願嚴  
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  
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  
未得雨外路旱曠遠宜權罷修河戊申蘇轍言臣去  
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  
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  
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  
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  
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旣爲聖鑒所臨要當迤

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權罷修黃河  
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工役  
民方憂旱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  
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  
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  
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  
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  
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爲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旣  
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  
兵功修貼北流隄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  
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

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  
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  
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隄第七鋪決口水出於第  
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  
丈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然今已  
秋深水當減落若不少加措置慮致斷絕即東流遂成  
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隄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  
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  
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  
若不罷李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  
得安居乞速罷修河司及檢舉

宋史河渠志

宋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

宋史河渠志

堯俞為

吏部侍郎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村導之還故道堯  
俞言河事雖不可億度然比遣使按之皆言非便而偉  
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遂置偉議進

吏部尚書兼侍讀

宋史堯俞傳

宋哲宗元祐七年三月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  
使偁素與安持等議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  
回河幾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故  
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橫截河流  
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况故道  
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夫河流有

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隄復修宗城棄隄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闢村河開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仕

宋史河渠志 今水學云禹河從勃碣入海此故道也宋景德景龍兩決橫隴為大河之經流慶曆又決商胡橫隴斷絕商胡決河自魏至恩冀乾寧入海是謂北

流嘉祐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思東至德滄入海是謂東流主東流者文彥博吳安持等主北流者歐陽修蘇轍等盈庭聚訟迨後東流斷絕河竟北流矣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壽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

行水金鑑卷十三  
十一  
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  
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  
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  
其患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  
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後日旣塞之患止知北  
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  
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  
皆見近忘遠徼倖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  
其咎乃引分水爲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  
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  
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

請進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旣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  
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宗城決口復行魏  
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  
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往洛  
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  
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于是吳安持復  
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刺子向下北  
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堤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  
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爲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  
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呂大防以其與

行入金鑑卷十三  
已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爲右相  
與蘇轍力以爲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  
月也是時轉運使趙侂深不以爲然提刑上官均頗助  
之侂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  
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  
也今河自橫隴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  
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  
爲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  
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  
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闕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

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  
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潰  
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  
被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  
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  
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  
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  
可以保其無害

許將本傳略同時黃河東北二議未決故將言之

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

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  
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  
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過近日遣使按視逐司

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知章本傳云知章為監察

御史哲宗親政上言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遷殿中侍御史知章之意與許將同而將猶持兩可

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大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沙

堤兩處決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礮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行接視為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塌堤

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各屬官司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闕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闕村下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

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徃徃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已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

等雖于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關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薄而關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爲經畫詔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丞司自關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不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或乞付史官則是

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兔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况立春漸近調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



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

事無涯之功宋史河渠志是年河入德清軍決內黃口宋史哲宗本紀曾

孝廣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

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為都水丞入為水部

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

北流紓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

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

水勢也即日復決之累石為防自是無水患提點永興

路刑獄宋史曾孝廣傳馬默為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

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為東流便水官遂

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為便御史郭知章

復請從東流于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為長堤壅

河之北流者勞費甚大明年復決而北竟不能使之東

宋史馬默傳

卷第十三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行水金鑑

河水

卷第十四

宋哲宗紹聖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己丑漳

河決溢浸沼磁等州令計置堙塞

宋史哲宗本紀 熙寧導東流而北流閉至是河竟北流至元

符二年東流遂斷絕

宋哲宗紹聖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漲沒民田廬遣

官振之

宋史哲宗本紀

七月戊午詔沿黃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

申奏

宋史河渠志

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岸朝廷

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

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愈力文瓘條別利害

罷其役

宋史謝文瓘傳

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東河溢遣官振卹

宋史哲宗本紀

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垂此水勢衰弱並先修閉各立蛾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僱三月丁巳偉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宋史

河渠志

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溢漂人民壞廬舍

宋史五行志

十二年

月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民耕墾免租稅三年

宋史

哲宗本紀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恩冀之患熙寧二年從宋昌言程昉議開二股以導東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閉河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汜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下屬恩冀貫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而新隄決口亦塞又以水或橫決散漫常虞遏壅命范子淵于第四第五埽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十

年大決於澶州之曹村在今開州西南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濟鄆齊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四年澶州小吳埽大決河復注御河詔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元祐中復議回河久之不決而紹聖初吳安持李偉卒行之然東流堤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共力救護隄岸是後不復開二股矣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瀆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復禹舊迹莫如導黃河入白溝

以人力爲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決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此誠千載一遇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在此時矣爲當日計但能于魏恩冀滄之境寬立隄防約攔水勢疏其壅積遏其衝要則此河雖不逮禹功猶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無患而朝議紛紜必欲回河使東六塔旣敗二股更興至元豐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淵濬川之杞幾于以河爲戲陳祐甫援李垂之策請復西河故瀆帝愛惜民力亦莫之許也哲宗即位復議回河大畧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則其界踰河而南彼必爲橋梁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而蘇轍駁之

以爲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范百祿亦云界河向去深闊加以朝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閉斷北口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意不在河更無足論元符二年河復決而北地勢可知而建中靖國初猶有獻東流之議者蝸蟾沸羹一唱百和自慶曆以來五十餘年凡發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機會之日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濬滑汲胙之間化爲平陸豈不惜哉

禹貢錐指

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徽宗即位鄭佑吳安持輩

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佑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掃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

宋史河渠志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

河間令值河溢增堤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葦

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爲

秘書丞

宋史韓宗武傳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祇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竒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過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

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旣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自困

之道也

宗史河渠志

宋<sup>崇寧二年</sup>岳飛生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

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宋史岳飛傳 按飛死於紹興十一年辛酉飛年三十九逆數至徽宗崇寧二年癸未乃

飛所生之年也

宋徽宗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泇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

宗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

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及泇邊塘濼萬一決溢為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崇寧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于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

宋史河渠志

杜常崇寧中

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以安

宋史杜常傳

宋徽宗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

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為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

宋史河渠志

是年京東水河溢

宋史徽宗本紀是

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戶

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議大畧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埽埽合

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于調發可上戶出錢免夫下戶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歲月寢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于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宋史河渠志

是年八月辛巳邢州河水溢壞



民廬舍復被水者家

宋史徽宗本紀

是年秋黃河決陷沒邢州鉅

鹿縣

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觀三年六月庚寅冀州河水溢

宋史徽宗本紀

是年八

月詔沈純誠開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

漲水也

宋史河渠志

是年河決清河

淮安府志

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

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會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潭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于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畧曰鑿山醜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愆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止朕甚

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官吏令提  
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山浮橋屬濬  
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  
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辰御製橋名磨崖  
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  
往往泛溢近若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  
注成巨灤云是月昌齡遷工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  
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  
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  
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  
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

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  
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  
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  
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  
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  
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  
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于數千載之遠陛下  
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  
山爲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  
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旣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  
向著隨爲堤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巡

視詔付昌齡宋史河渠志蔡京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創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兩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憫然自以為稷契周召也宋史蔡

京傳

宋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同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揚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渾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于

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壞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揚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宋史河渠志是年瀛滄州河決滄州城不沒者三版民死者百餘萬宋史五行志唐恪知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為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為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褒美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

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浹旬水平入對帝勞  
之曰宗廟社稷獲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  
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傲告陛下乎願  
垂意時事益倣天戒宣和初遷尚書靖康初拜同知樞  
密事中書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  
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宋史唐恪傳

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  
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  
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噬民田迫  
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  
置固護是秋兩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

宋史

河渠志

蔣興祖知開封陽武縣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惡大  
河薄其南嘗積雨泛溢埽具潰興祖躬救護露宿其上  
彌四旬隄以不壞治為畿邑最使者交薦之靖康初死  
難詔贈朝散大夫

宋史蔣興祖傳

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  
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  
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祕書省十二月開  
修兔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獎諭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  
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  
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書定港灣對開直河方議開鑿

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  
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

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  
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

宋史河渠志  
徽宗本紀是年

六月河決恩州清河埽  
與河渠志異未知孰是

宋徽宗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揚言奉詔修  
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千八百今累經漲水無  
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復之

宋史河渠志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  
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  
父子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

梢樁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  
之與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  
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道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  
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  
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敘績富商大  
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  
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  
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  
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  
揆候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鈎考簿書發其姦賊乃  
詔昌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

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羣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宋史河渠志靖康間求道判都水監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輸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宋史陳求道傳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治黎陽合御河尋經塞

治至慶曆八年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

逕清豐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九十里又北逕南樂縣西在今大名府東南四十里又北

至大名府東北合永濟渠即今之衛河元城縣志衛河在縣東北又東北逕冠

氏縣西北今山東東昌府冠縣北有冠氏故城又東北逕館陶縣西在今東昌府西一百三十里與

平恩縣分水今止縣西有平恩故城衛河在縣東南四十里

又東北逕臨清縣西元和志永濟渠在臨清縣城西

門外即今臨清州又東北逕宗城縣東水經注白溝東北逕廣宗縣東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縣界宋宗城即故廣宗

今為順德府廣宗縣威縣地清河在威縣東又東北逕清河縣東今廣平府清河縣東有衛河廣平府志清河縣

有黃河故道在縣北一里亦名黃蘆河北入南宮縣界又東北逕夏津縣西北在今東昌府高唐州西五十里

衛河去縣四十里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武城縣西在今高唐州北一百二十里縣西十里有東武城故城水經注

云清河逕其西也今衛河在縣西與清河縣分水又東北逕棗強縣西在今真定府東南三百里棗強故城在今縣東南

又東逕將陵縣西北將陵唐屬德州五代周省長河入焉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治長河鎮改屬永靜軍永靜今為河

間府景州也元分將陵地置故城縣今衛河在其南與恩縣分水又東逕德州入吳橋界金志吳橋縣有永濟渠吳橋本安陵縣宋景祐二年廢入將陵今衛

河在縣西二十里寧津志縣西三十里有古黃河自吳橋入又北入南皮廣可二里兩岸廢堤隆然峭立居人謂之卧龍岡蓋即永濟渠為宋北流之所經也

又東逕蓆縣南蓆縣今為河間府景州志云衛河在州東二十里又東北逕東光縣西

在今河間府東南一百五十里水經注清河自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逕東光縣故城西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東光縣南二百步南蓋西字之誤東光

新志衛河在縣西三里又東北逕南皮縣西在今河間府東南三百七十里水經注清河自南皮縣西又東北無棣溝

出焉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按故城在今縣東北衛河在縣西二十里與交河縣分水通典無棣溝隋末填廢永徽元年薛大

鴻為刺史秦開之外引魚鹽于海百姓歌其利又東北逕清池縣西而北與漳水合水經注清河自浮陽縣西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詳見後清河又東北逕浮陽縣故城西按浮陽漢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滄州治焉即今河間府滄州寰宇記云永濟渠在清池縣西三十里水經濁漳篇云衡漳自成平縣北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合口鎮又東北逕

乾寧軍東軍在今河間府青縣南唐乾寧中析長蘆魯城二縣地置乾寧軍周置永安縣為軍治宋改曰乾寧縣大觀三年升軍為清州

今為青縣衛河在縣東寰宇記云御河在乾寧縣南十步是也縣南二里有中山山岩聳峙宋時以黃河所經呼為碣石或鑄銘其上元王充耘據以為禹貢之碣石

大謬又東北逕獨流口又東至劈地口入于海水經注清河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順天府寶坻縣也漂榆城在今河間府靜海縣北按靜海縣本宋清州地縣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馬三水所會自順天府文安縣流經縣西北合衛河入海塘灤既興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衛耳獨流口在靜海縣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砦俱在軍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靜海縣東北又東為三义口蓋即天津衛東北之三岔河志云漳衛水西南自靜海縣來經衛北其流濁潞水西北自武清縣來經衛北其流清至衛東北而合流又東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

輿地言之開州大名元城並屬直隸大名府冠縣館陶止縣臨清

並屬山東威縣清河並屬直隸廣平府夏津武城並屬東昌府棗強屬直隸真定府故城

屬直隸河間府恩縣屬東昌府德州屬山東濟南府吳橋景州東光南皮交河滄

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青縣靜海天津北接順天府大城寶坻界諸州縣界中皆

宋時黃河北流之所經也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神

宗熙寧二年已酉導東流而北流閉又十二歲為元

豐四年辛酉河復北流哲宗紹聖初又閉後數歲為

元符二年已卯東流斷絕河竟北流蓋自仁宗慶曆

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實宋光宗之

紹熙五年而河決陽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

一百四十六歲北流初行永濟渠其後兼混入漳

水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瀛州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元祐五年南宮等五埽危急詔固護紹聖元年趙偁請修平鄉鉅鹿埽崇寧三年臣僚言奉詔措置大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隄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達于冀四年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隄及儲蓄以備漲水大觀元年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徙縣于高地又以趙州隆平縣下濕亦遷之又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鄉鉅鹿武強衡水樂壽信都南宮等縣皆漳

水之所經御河不入其界而屢被大河決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驗也今廣平府曲周平鄉廣宗鉅鹿縣界中並有黃河故道縣志云宋元豐中北流決入漳水遂爲大河之所經又清河縣北有黃河故道北入南宮界蓋自宗城清河二縣之御河決入趙偁言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即其事矣其在阜城樂壽者則自棗強之御河決而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是也然北流雖混入漳水仍自兩行其下流至清池縣西還與之合故徽宗即位張商英議引大河自



古漳河浮河入海蓋欲導全河以入漳而廢永濟之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滄州東南水經注所稱浮水

故瀆也

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于浮陽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宛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故城又東逕籬山北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漢武望海臺又東注于海應劭曰潮汐往來日再今溝無復有水也今鹽山縣東北七十里有武帝臺

地勢東高西下北

流屢決而西導全河入漳尤合于禹迹但河由界河

趨獨流口入海極其通利而顧欲改從久淤之浮瀆

至鹽山縣界入海殊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

禹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賈讓請決黎陽遮害亭放

河使北入海是也時不見用而宋之北流實行其道

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遠孫禁議決平原金隄令入

故篤馬河行五百餘里入海是也許商阻之而宋之

東流卒由篤馬河入海蓋訐謨遠猶雖為人所格而

天必從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惟其言之當於理而

已矣宋君臣論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寧五年神宗

語執政曰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東或西若利害

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元豐四年又謂輔臣曰水性

趨下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徒

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此格

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瀆

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遷

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

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之

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歲而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侵汴濟注淮泗六十餘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為利便不當更事橫隴耳蘇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觀宋之二股即唐之馬頰以此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無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不可倣戰國為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增卑倍薄何以禦之任伯

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獨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于禹迹者不妨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注鉅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貢錐指

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宋史高宗本紀

卷第十四

行水金鑑卷第十四  
金史河渠志  
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  
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  
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

行水金鑑

卷第十五

河水

金始克宋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金境數十年  
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  
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金史河渠志  
按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河蓋大  
河剽水也又按宋史隆興再請和以成大充金祈請  
國信使見范成大傳孝宗隆興之元二即金世宗之大定三  
年四年也時濬州城下僅有剽水則河離濬滑在隆  
興之前可知矣朱子語錄一條云元豐間河北流自  
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金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

歸正人說蓋其時河嘗南流尋復歸北也

禹貢錐指

金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境九年正月朝廷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為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隄

以防決溢為便尚書省以聞上從之

宗敘梁肅本傳略同

三月拜宗

敘為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嘗言黃河隄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凡有差調吏互為姦若不早計而迫期徵歛則民增十倍之費然其所徵之物或委積經年至腐朽不可復用使吾民數十萬之財皆為棄物此害非細卿既參朝政凡類此者皆當革其弊擇所利而行之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

害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

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邈監護工作

金史河渠志

金史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備水患上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

留潘岡黃河隄道四十餘里以縣官攝其事南京有司言乞專設埽官十九年九月乃設京埽巡河官一員

金史

河渠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瀰漫至於歸德府檢視官南京副留守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宰臣以聞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於歸德府翔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且詔頻役夫之地與免今年稅賦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

金史河渠志

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

道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  
轉運使

金史張大節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上命  
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而寂  
視被災之民不為拯救乃專集眾以網魚取官物為事  
民甚怨嫉上聞而惡之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上于是  
遣戶部尚書劉瑋往行戶部事從宜規畫黜寂為蔡州  
防禦使冬十月上謂宰臣曰朕聞亡宋河防一步置一  
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他日又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  
害者貲產皆空今復遣官於被災路分推排河耶右丞  
張汝霖曰今推排者皆非被災之處上曰雖然必其鄰

道也既鄰水而居豈無驚擾遷避者乎計其貲產豈有  
餘哉尚何推排為十一月又謂宰臣曰河未決衛州時  
嘗有言者既決之後有司何故不令朕知命詢其故

金史

河渠志

是年徙衛州胙城縣

金史世宗本紀

劉瑋擢戶部尚書時河決

於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  
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唯當徙民以避其衝瑋  
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  
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  
戒禱於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召還增秩

金史劉瑋本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京府  
州縣官坐視管內河防缺壞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

州縣長貳官皆于名銜管勾河防事如任內規措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疎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上從之仍命每歲將泛之時令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豐孟州河陽溫鄭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西閿鄉湖城靈寶曹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長貳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初衛州爲河水所壞命增

築蘇門遷其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于是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還奏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舍所在向以不爲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隄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爲便乃不遷州仍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皆重抵以罪金史河渠志是年十一月甲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金史世宗本紀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盜而城在盜中水易爲害請命于朝以徙之卒改築于北原曹人賴焉出爲弘州刺史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爲

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  
衛于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

金史康元

弼傳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六  
月上諭旨有司曰比聞五月二十八日河溢而所報文  
字如此稽滯水事最急功不可緩稍緩時頃則難固護  
矣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  
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遂詔命去役  
所五百里州府差顧於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  
科之每工錢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  
命彰化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

人往來彈壓先是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  
逃移蓋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隄  
埽若土功從實計料薪橐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  
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  
夫懼不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  
料薪橐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  
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合本監  
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  
月分為三限輸納為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

金史河  
渠志

劉璣

為戶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世宗謂宰相曰璣言河堤  
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卿等



議其可者行之擢濰州刺史

金史劉璣傳

金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臣等以為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榜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每歲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闕之數及次年春工多寡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隣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復慮人戶道途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内科折他物更為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之

金史河渠志

移刺履進尚書右丞

初河決曹州帝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

金史移刺履傳

金章宗明昌四年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滄皆被害

金史五行志

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澗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臣等以為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上從之十二月敕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

金史河渠志

金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官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分而已今河水趨北蓄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創築月堤也可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長堤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即依上開決分爲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尚書

省以櫟等所言與明昌二年劉瑋等所案視利害不同

按劉瑋本傳明昌二年瑋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召拜尚書右丞

及令陳言人馮德輿與櫟面對

亦有不合者送工部議復言若遽于牆村疏決綠潁北清河州縣二十餘處兩岸連亘千有餘里其堤防素不修備恐所屯軍戶亦率難徙今歲先于南岸延津縣堤決堤洩水其北岸長堤自白馬以下定陶以上並宜加功築護庶可以遏將來之患若定陶以東三埽棄堤則不必修止決舊壓河口引導積水東南行流堤北張彪白塔兩河間礙水軍戶可使遷徙及梁山灤故道分屯者亦當預爲安置宰臣奏曰若遽從櫟等所擬恐旣更張利害非細比召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同計議先差

行  
金鑑卷十五  
八  
幹濟官兩員行戶工部事覆視之同則就令計實用工  
物量州縣遠近以調丁夫其督趣春工官即充今歲守  
漲及與本監官同議經久之利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  
裔尚書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以叅知政事  
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尚書戶部  
郎中焦旭于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堤及北清河  
兩岸舊有堤處別率丁夫修築亦就令講究河防之計  
他日上以宋閻士良所述黃河利害一帙付叅知政事  
馬琪曰此書所言亦有可用者今以賜卿二月上諭平  
章政事守貞曰王汝嘉田櫟專管河防此國家之重事  
也朕比問其曾于南岸行視否乃稱未也又問水決能

行南岸乎又云不可知且水趨北久矣自去歲便當經  
畫今不稱職如是耶可諭旨令徃盡心固護無致失備  
及講究所以經久之計稍涉違慢當併治罪三月行省  
并行戶工部及都水監官各言河防利害事都水監元  
擬于南岸王村宜村兩處開導河勢緣比來水勢去宜  
村堤稍緩唯王村岸向上數里卧捲可以開決作一河  
且無所犯之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村疏決依舊分  
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復  
當作大堤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于牆村決注則  
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  
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也况長堤已加固護復于南岸疏決水勢已  
寢決河入梁山灤之議水所經城邑已勸率作護城堤  
矣先所修清河舊堤宜遣罷之監丞田櫟言定陶以東  
三埽棄堤不當修止言決舊壓河口以導漸水入堤北  
張彪白塔兩河之間凡當水衝屯田戶湏令遷徙臣等  
所見止當堤前作木岸以備之其間居人未當遷徙至  
夏秋水勢之溢權令避之水落則當各復業此亦戶工  
部之所言也上曰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彼中利害安得  
悉知惟委行省盡心措畫可也四月以田櫟言河防事  
上諭旨參知政事持國曰此事不惟責卿要卿等同心  
規畫不勞朕心爾如櫟所言築堤用二十萬工歲役五

十日五年可畢此役之大古所未有况其成否未可知  
就使可成恐難行也遷徙軍戶四千則不為難然其水  
時決尚不知所歸倘有潰走若何枝梧如今南岸兩處  
疏決使其水趨南或可分殺其勢然水之形勢朕不親  
見難為條畫雖卿亦然丞相左丞皆不熟此可集百官  
詳議以行百官咸謂櫟所言棄長堤無起新堤放河入  
梁山故道使南北兩清河分流為省費息民長久之計  
臣等以為黃河水勢非常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斟酌  
可以指使也况梁山灤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窄狹不能  
吞伏兼所經州縣農民廬井非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  
東必被其害櫟又言乞許都水監符下州府運司專其

行水金鑑卷之五  
十  
用度委其任責一切同于軍期仍委執政提控緣今監  
官已經添設又于外監署司多以沿河州府長官兼領  
之及令佐管勾河防其或怠慢已有同軍期斷罪的決  
之法凡櫟所言無可用遂寢其議八月以河決陽武故  
堤灌封止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行部官有失固護詔  
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女奚列奕  
同往規措尚書省奏都水監官前來有犯已經戒諭使  
之常切固護今王汝嘉等殊不加意既見水勢趨南不  
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爲遷延以至害民即是故違  
制旨私罪當的決詔汝嘉等各削官兩階杖七十罷職  
上謂宰臣曰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往以慰人心

其言良是嚮慮河北決措畫堤防猶嘗置行省况今方  
橫潰爲害而止差小官恐失衆望自國家觀之雖山東  
之地重于河南然民皆赤子何彼此之間乃命參知政  
事馬琪往仍許便宜從事上曰李愈不得爲無罪雖都  
水監官非提刑司統攝若與留守司以便宜率民固護  
或申聞省部亦何不可使朕聞之徒能張皇水勢而無  
經畫及其已決乃與王汝嘉一往視之而還亦未嘗有  
所施行問王村河口開導之月則對以四月終其實六  
月也月日尚不知提刑司官當如是乎尋命戶部員外  
郎何格賑濟被浸之民時行省參知政事胥持國馬琪  
言已至光祿村周視堤口以其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

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將于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 參知政事馬琪言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紛紜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有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賄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從七品于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于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

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除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繼而胥持國亦以爲言乃從其請閏十月平章政事守貞曰馬琪措畫河防事未見功役之數加之積歲興功民力將困今持國復病請別遣有材幹者徃議之上曰堤防救護若能成功則財力固不敢惜第恐財殫力屈成而復毀如重困何宰臣對曰如盡力固護縱爲害亦輕若恬然不顧則爲害滋甚上曰無乃因是致盜賊乎守貞曰宋以河決興役亦嘗致盜賊然多生于凶歉今時平歲豐少有差役未必致此且河防之役理所當然今之當役

者猶爲可耳至于科徵薪芻不問有無督輸迫切則破  
產業以易之恐民益困爾上曰役夫須近地差取若遠  
調之民益艱苦但使津濟可也然當俟馬琪至而後議  
之庚辰琪自行省還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填築  
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于中  
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可  
于正月終興工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上以所言付  
尚書省而治檢覆河堤并守漲官等罪有差他日尚書  
省奏事上語及河防事馬琪奏言臣非敢不盡心然恐  
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倘有奇畫亦未可知如  
適與臣策同方來興功亦庶幾稍寬朝廷憂顧上然之

命翰林待制奧屯忠孝權尚書戶部侍郎太府少監温  
防權尚書工部侍郎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且諭之曰  
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冀副朕意如有錯失亦  
不汝容

金史河渠志

是年冬十月壬寅遣戶部員外郎何格賑

河決被災人戶十二月丁卯免被黃河水災今年秋稅

六年四月戊寅以修河工畢參知政事胥持國進官

二階翰林待制奧屯忠孝以下三十六人各一階獲嘉

令王維翰以下五十六人各賜銀幣有差

金史章宗本紀

奧屯忠

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擢戶部侍郎佐胥持國治決  
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  
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

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金史奧屯忠孝傳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歷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挽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為時病乞並河堤廣樹榆柳數年後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金史高霖傳奧屯忠孝高霖皆恐勞民病時其言如此何其勤懇懇也乃忠孝猶以勾集妨農被降何歟大抵金元以前治河者皆以為民也迨至勝國則為運道為祖陵遂置民瘼於二者之外矣

明昌五年河犯武城堤明年詔鑿新河修石岸十四里有奇以塞之山東通志

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堤城東南有杏園鎮為河津戍守處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始絕衛輝府志

先是大定二十七年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結銜並帶河防自滎陽以下如南京府之延津封丘祥符

開封陳留以上皆屬今開封府胙城今屬衛輝府杞縣屬開封府長垣今屬大名府歸德府

之永城寧陵虞城衛州之汲新鄉獲嘉三縣今屬衛輝府徐州之

彭城即今徐州皆屬徐州曹州之濟陰即今山東曹州滑州之白馬即今直隸滑縣

睢州之襄邑即今河南睢州滕州之沛屬今徐州單州之單父濟州之



嘉祥金鄉鄆城皆屬兗州府皆為沿河之地則當時河流所經亦大畧可觀也雖數遷徙而汲胙之間如故迨明昌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尚書省奏都水監官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詔各削階罷職蓋河流至是又一大變矣金吉甫云河至紹熙甲寅南連大野并行泗水入淮于是有南北清河之分北清河即濟水故道南清河并泗入淮今淮安之西二十里對岸清河口是也按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即金章宗明昌五年是歲河徙自陽武而東歷延津封丘長垣蘭陽東明曹州濮州鄆城范縣諸州縣界中至壽張注梁山灤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

清河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縣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會通河自東平歷汶上嘉祥濟寧合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汲胙之流遂絕朱子語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金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謂此事也時朱子年六十五下逮元世祖至元間而河又徙自新鄉出陽武之南凡九十餘歲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于淮其勢甚易邨文莊以宋熙

寧十年河決為入淮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即塞其歷久而不變至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為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

禹貢錙指

金章宗承安元年七月敕自今沿河傍側州府縣官雖部除者皆勿令員闕

金史河渠志

卿等事然臺官無所不問應體究者亦體究之五年二月以崔守真言黃河危急芻藁物料雖云折稅每年不下五六次或名為和買而未嘗還其直敕委右三部司正郭澥御史中丞孟鑄講究以聞澥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藁未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各州縣清強官一一酬之續令按察司體究

金史河渠志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

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為天子正當戒懼以消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為妖言議誅之慮絕言路即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金史五行志 五代史載開平元年八月

丁卯黃河清注云於此書見不為瑞楊珪之上書其所見卓哉以故前後凡史言河清者皆不錄

金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顏蓋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為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為解臣嘗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為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

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民皆瓦解矣詔命議之

金史

河渠志  
金宣宗貞祐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堤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築河堰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芻糧賦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

緩者以寬民力事下尚書省宰臣謂河流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為數河不復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輒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令量宜減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

金史河渠志

自宋南渡河離濬滑勢益趨而南至金明昌五年淫于濟泗分派入海汲胙之河遂空其去禹迹益遠矣先是都水監丞田櫟言黃河利害云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因欲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未及行而八月河決竟如其

言蓋是時決勢既成櫟欲因而利導之故為此議然前代河行淮濟未幾即塞曷嘗以是為正道而任其所之也哉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迨貞祐四年延州刺史溫撒可喜言河之故道可復而議者不從蓋國勢已蹙實無暇及此矣原其禍皆宋人築室道旁不盡力于北流馴致此大變金何責焉

禹貢

錐指

宋端平元年蔡知應天府南京留守盛暑行師汴隄破決水潦溢糧運不繼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牯兵多溺死

宋史趙葵傳 按宋理宗端平元年甲午為金哀宗亡國之年

卷第十五

行水金鑑卷十五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  
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  
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  
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  
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  
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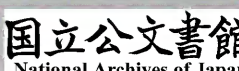
行水金鑑

卷第十六

中憲大夫分巡淮揚等處地方兼理漕務海防河道鹽法屯畢務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級傅澤洪錄

河水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張騫持節道西  
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  
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  
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  
者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  
元十七年命都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



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窄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官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轅近五

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二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

合河又二三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

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

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

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懷里

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即闊提地 河行崑崙南半

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

北二日河水過之

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

有髦牛野馬狼狽羵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

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

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

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

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

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

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

此處有誤見首卷禹貢錐指

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

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

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梭河合鵬梭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水正西

流七百餘里過札塞塔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上橋站古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麗河合野麗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浩疊河源自刪丹州之南刪丹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一日至蘭

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

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  
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  
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  
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  
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  
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  
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  
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州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  
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  
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  
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  
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  
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元史地理志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  
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唐薛元鼎

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  
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  
黃河九度九度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弟旭烈征西域  
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  
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  
聞又使其弟闊闊出馳奏闊闊授其說翰林學士潘  
昂霄撰河源志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鑿辨之以為張  
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  
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  
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云已踰之何  
崑崙之近乎 方中履古今釋疑



夫潤下水之性也而欲爲之防以殺其怒遏其衝不亦甚難矣哉惟能因其勢而道之可蓄則儲水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水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于是蓋有無窮之利焉

元史河渠志

泰不華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混江龍鐵掃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之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而止

元史泰不華傳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委都水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併力修完之

元史河渠志

是年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

流遂絕

禹貢錐指

元世祖至元九年九月南陽懷孟衛輝順天等郡洛磁泰安通灤等州淫雨河水並溢圯田廬害稼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六月太原懷孟河南等路沁河水涌溢壞民田一千六百七十餘頃衛輝路清河溢損稼

元史五行志

程思廉爲河

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年間衛輝懷孟大水思廉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及城不沒者數版即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遷陝西按察使

元史程思

廉傳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秋南京彰德大名河間順德濟南等路河水壞田三千頃

元史五行志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溢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

冬十月辛

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

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

萬四千三百二十三人分築堤防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乙卯汴梁河水泛溢役夫

七千修完故堤

元史世祖本紀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五月己丑汴梁大霖雨河決襄

邑漂麥禾癸丑河決汴梁太康通許杞三縣陳穎二州

皆被害六月壬申睢陽霖雨河溢害稼免其租乙亥以

考城陳留通許杞太康五縣大水及河溢沒民田蠲其

租

元史世祖本紀

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

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元史河渠志

十二月太康汴

梁二路河溢害稼

元史五行志

先是至元九年河決新鄉縣廣盈倉岸時河猶在新

鄉陽武間也不知何年徙出陽武縣南而新鄉之流

遂絕據史至元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

五處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等縣河決二十二所水

道一變蓋在此時矣元大一統志殘缺僅存十之一

二河之所經不可得詳大抵初由渦至懷遠入淮如明正統十三年

行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謹撫近志各州縣界中見行之河銓次如

左黃河自武陟縣南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河去縣一十里黃河自武陟縣以至安東入海至今無異東逕

滎澤縣北其北岸則獲嘉縣滎澤在鄭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獲嘉

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在縣南六十里東逕原武縣南原武在開封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里又東

逕陽武縣南陽武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河舊去縣二十三里與新鄉分水至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而縣北之流絕新鄉之流亦絕

自此至徐州城東北黃河所行大抵皆汴水故道也又東逕延津縣南延津在開封府西北九十里又東

逕祥符縣北祥符即今開封府治河去城四十里其北岸則封丘縣封丘在開封府北六十里

河舊在縣西北四十餘里元時徙經縣南去縣五十一里又東逕陳留縣北陳留在府東少南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又

東逕蘭陽縣北蘭陽在開封府東北九十里河去縣十五里金時河始流經縣界又東逕儀封縣

北儀封在開封府東北一百十五里河去縣二十里黃陵岡在縣東北五十里賈魯治河功始於此按蘭陽儀封之河舊出其縣北與長垣東明分水金大

定十二年尚書省奏請增築堤岸東明亦在其中二十七年令沿河州縣官結

銜並帶河防而長垣與焉可證也元至元中河屢決汴梁路遂出蘭陽儀封之

南而長垣東明界中無河矣又東南逕睢州北睢州在歸德府西一百七十里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

逕考城縣北考城在睢州東北九十里河去縣三里賈魯河在縣北三十里又東南逕商止縣

北其北岸則曹縣商止即歸德府治河在城北三十里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曹縣在

縣南四十里黃陵岡在縣西南六十里賈魯河在縣西北四十里自黃陵岡至楊青村皆元至正中賈魯所開也又東逕虞城縣

北虞城在歸德府東北六十里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北夏邑在歸德府東一百二十里河去縣二十二里

其北岸則單縣單縣在山東兗州府西南二十里河去縣四十里又東逕碭山縣北碭山在今

江南徐州西北一百七十里河在縣北三十里又東逕豐縣南豐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五十里河去縣三十里又東

逕沛縣南其南岸則蕭縣沛縣在今徐州西北一百十里蕭縣在徐州西五十里河在蕭縣北五十里去

沛甚近又東逕徐州北與泗水合徐州在今江南布政司西北一百一十里徐州北東南流至城東北合于泗

水泗水自沛縣入州境循城而東一曰清河又曰泉河其後為運河亦名闡河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泰定元年由汴河決入清河自是遂為大河之經流

又東南逕靈璧縣北靈璧在今鳳陽府宿州東一百二十里又東南逕睢

寧縣北其北岸則邳州睢寧在淮安府西三百九十里河去縣五十里邳州在淮安府西北三百二十里河去州二里

又東逕宿遷縣南宿遷在邳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四里又東逕桃源縣北

桃源在淮安府西北一百二十里河去縣百餘步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清河縣在淮安府西少北

五十里河去縣一里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為河所奪也又東逕山陽縣北山陽即今

淮安府治河去縣五里又東逕安東縣南而東北入于海安東在淮安府東北六十里河

去縣二里自清口至此皆古淮水為河所奪也海自鹽城縣東北逕山陽縣東蓋自金明

昌甲寅之徙河水大半入淮而北清河之流猶未絕

也下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會通河成于是

始以一淮受全河之水凡九十五歲禹貢錐指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河溢太康沒民田三

十一萬九千八百餘畝免其租八月辛未沁水溢害冀

氏民田免其租元史世祖本紀十一月河決祥符義唐灣太康通

許二縣陳穎二州大被其患元史五行志

張庭珍為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河決灌太康漂溺

千里庭珍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

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和門庭珍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

能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

免水憂元史張庭珍傳

博羅權為河南行中書省汴南諸州莽為巨浸博羅權

躬行決口督有司繕完之三十二年成宗立遷陝西行

省未行留鎮河南元史博羅權傳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河水溢壞民居

居

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元貞二年九月河決河南杞封止祥符寧陵襄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縣

元史五行志

元成宗大德元年三月歸德徐州邳州宿遷睢寧鹿邑

三縣河南許州臨潁鄆城等縣睢州襄邑太康扶溝陳

留開封杞等縣河水大溢漂没田廬

元史五行志

五月丙寅河

決汴梁發民三萬餘人塞之庚寅漳河溢損民禾稼七

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

元史成宗本紀

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

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

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岍高于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為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

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

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為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

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

故道竟如文言元史尚文傳 文字周卿保定人歷官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行視事仕終太子詹事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

河自杞縣蒲口則河當自陳留入杞其後河徙而北則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縣遂無河矣

元成宗大德二年六月河決蒲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

梁歸德二郡大名東昌平灤等路水元史五行志七月大雨河

決壞堤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

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

所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河決歸德又決封止淮安府志

元成宗大德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

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差官修築計修七隄二十五處

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元史河渠志是年六月癸丑罷大名

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八年五月大名之濬滑德州之齊河霖雨

汴梁之祥符太康衛輝之獲嘉太原之陽武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滑州濬州雨水壞民田六百八十餘頃元史五行志 太原陽武疑誤

元成宗大德九年六月汴梁陽武縣思齊口河決八月

歸德府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元史五行志七月

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陳州河溢元史成宗本紀

元成宗大德十年春正月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元至大元年七月壬戌皇子和世琜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遇有退灘則爲之主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闕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爲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府境已亥河

決汴梁之封止

元史武宗本紀

元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近歲亳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劃使陂灤悉爲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大康建言相次湮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趣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紜咸無良策水監之官旣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至名爲巡河

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爲後患爲今之計莫若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

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皇慶元年五月歸德睢陽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皇慶二年六月癸未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陳

留等縣沒民田廬

元史仁宗本紀

元仁宗延祐元年六月乙未河決鄭州

元史仁宗本紀

八月河南

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爲害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司同相視可以疏闢堤障比至泛溢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堤堰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朶兒只河南行省石右丞本道廉訪副使站木赤汴梁判官張承直上自河陰下



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縣小黃村  
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  
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  
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  
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  
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  
椿梢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  
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  
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分  
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爲低窪瀕  
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奈下流無

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  
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  
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  
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  
外據修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于是凡汴  
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修治及當疏通與補築者條列  
具備

元史河渠志 奉政承務右丞承直皆  
官階也非人之名作史者之草率如此

元仁宗延祐二年六月河決鄭州壞汜水縣治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三年四月潁州泰和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仁宗延祐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奧屯言  
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穎瀕

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  
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使水  
歸故道達于江淮不惟陳潁之民得遂其生竊恐將來  
浸灌汴城其害匪輕于是大司農下都水監移文汴梁  
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工畢

元史河渠志

元仁宗延祐六年六月河間路漳河水溢壞民田

元史五

行志

元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  
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  
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站馬

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修築

元史河渠志

是歲英宗即

位河決汴梁原武浸灌諸縣

元史英宗本紀

是年河決滎澤又決開封

淮安府志

元英宗至治元年七月彰德臨漳縣漳水溢

元史五行志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辛巳儀封縣河溢

元史英宗本紀

元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己巳修廣惠牖十有九所

元史英

宗本紀

元泰定元年七月戊申奉元朝邑縣曹州楚丘縣開州

濮陽縣河溢

元史五行志

元泰定二年二月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  
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乃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

防事從之三月癸丑修曹州濟陰縣河隄役民丁一萬

八千五百人五月汴梁路十五縣河溢八月衛輝路汲

縣河溢元史泰定帝本紀五月河溢汴梁被災者十有五縣七月睢

州河決元史五行志是年閏月己卯雄州歸信諸縣大雨河溢

被災者萬一千六百五十戶賑銀三萬錠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三年二月歸德府屬縣河決民饑賑糧五萬六

千石六月己亥大昌屯河決秋七月庚申河決鄭州陽

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家賑之檀順等州兩河決溢十

月癸酉河水溢汴梁路樂利堤壞役丁夫六萬四千人

築之十二月亳州河溢漂民舍壞田免其租元史泰定帝本紀

元泰定四年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汴梁路扶溝蘭陽

縣河溢沒民田廬並賑之是歲汴梁諸屬縣霖雨河決

元史泰定帝本紀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民居一千九百餘家

濟寧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河溢元史五行志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三月河決碭山虞城二縣元史五行志

元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河決大名路長垣東明二縣沒

民田元史五行志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承務言

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以此差

募民夫勦修護水月堤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

溢新舊三隄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

湍流迅猛所下椿土一掃無遺又舊隄歲久多有缺壞

差夫併工築之元史河渠志

元文宗至順二年六月彰德屬縣漳水溢 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陳州開封之蘭陽

封北諸縣河水溢 元史文宗本紀 十月丙寅楚北縣河堤壞發民

丁二千三百五十人修之 元史文宗本紀

元文宗至順四年順帝即位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元統元年五月汴梁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

河大溢河南水災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元年河決汴梁封北縣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二年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元史順帝本紀

本紀

元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辛巳大霖雨自是日至癸巳不

止黃河水溢没人畜廬舍甚衆 元史順帝本紀 汴梁蘭陽尉氏二

縣歸德府皆河水泛溢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元六年秋七月乙卯奉元路蓋屋縣河水溢

漂流人民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年九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為患民

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戶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三年五月黃河決白茅口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四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

八百修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冬十月乙酉詔修黃河

堤堰 元史順帝本紀 是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

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  
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並武城以  
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  
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  
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  
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  
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並河郡邑民居昏墊帝甚  
患之特命魯行都水監魯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  
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  
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  
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議未及竟 元史賈魯傳

元順帝至正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

月黃河泛溢

元史五行志

廉惠山海牙為河南行省右丞時有

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

遷湖廣行省右丞

元史廉惠山海牙傳

元順帝至正六年五月丁酉黃河決尚書李綱請躬祀

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

元史五行志

是年

二月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賈魯為都水夏四月

辛未河間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仍戶口消耗乞減

鹽額詔從之

元史順帝本紀

行水金鑑卷第十七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堤民夫日給  
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而濟南河間以至  
豐沛久罹昏熱矣  
是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  
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  
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  
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  
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  
見前  
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避其  
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元史河渠志

行水金鑑

卷第十七

河水

元順帝至正九年五月庚子詔修黃河金堤民夫日給  
鈔三貫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元史順帝本紀  
至正以來旋修旋決

而濟南河間以至  
豐沛久罹昏熱矣

是年冬脫脫既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  
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  
治先是魯嘗為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  
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  
驗狀為圖以二策進獻  
二策  
見前  
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避其  
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  
元史河渠志

元順帝至正十年十二月辛卯以大司農禿魯等兼領都水監集河防正官議黃河便益事

元史順帝本記

至正中成遵為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隄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

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者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都轉運使

元史成遵傳

思誠為河間府總管時河水頻溢決鐵燈干鐵燈干真定境也名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隄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隄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

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於朝除之

元史王思誠傳 思誠至治元年進士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下詔中外命賈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官咸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滙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

旨歐陽

廟諱

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

廟諱

既爲河平之碑又

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



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隕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渟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八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堦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堦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

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併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創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樞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堤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長四里兩堤相接舊

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于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創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

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  
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隄竝行作西埽者夏  
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  
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  
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  
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  
糝大綽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于其  
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橐  
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  
立其上而號于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  
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

互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  
罣之臺中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為  
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土復以土  
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為埽臺務  
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為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  
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  
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  
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  
以竹纜其兩旁竝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  
繫于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  
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

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  
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蘊罌隨以管心長索遠  
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  
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尾大埽  
密罌于護堤大椿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  
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  
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  
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  
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  
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  
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

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  
并埽上及前游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  
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  
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  
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  
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  
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創築縷水橫隄一  
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  
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  
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  
步內創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

行水金鑑卷十七  
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  
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  
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  
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文餘益以秋漲水多故  
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  
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  
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  
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  
索竹絙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繳繞  
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貓于上流硨之水中又以竹  
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樞上每絙或硨二舟或

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  
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  
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篋  
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  
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  
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  
水入舟沈過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  
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堦  
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  
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沈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  
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

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歷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掃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埽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

繫小埽埽前闌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藿前埽之旁每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罽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于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

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  
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  
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  
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  
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  
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  
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  
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  
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  
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  
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

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沈大船百有二十鐵纜  
三十有二鐵貓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  
萬碎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  
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稻扶椿鐵叉鐵  
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  
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  
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  
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  
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  
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  
難北岸之功視南岸又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

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廟諱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恤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于上下因循狃于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

歸咎于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

與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今故其錄廟諱所紀庶

來者得以詳焉元史河渠志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方數千里

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

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為大臣者職當分憂

然事有難為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即難治之疾也今

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魯為工部

尚書總治河防使築決隄河復故道凡八月功成元史脫脫傳

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

多實少故罕成跡唯有費才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



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  
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  
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  
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嘗橫潰為患斯  
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  
曰溢決生于不能達溢生于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  
也汎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  
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  
蓋由于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  
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  
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河陂以瀦漫波其

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  
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  
勢得矣

陸深續傳錄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為賈魯故宅中庭古松十餘株  
皆當時物也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  
忍毀即以為驛壁間題詩云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  
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  
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  
不可得而盡非之

蔣仲舒堯山堂外記 按元史賈魯本傳魯字友  
德高平人以明經領鄉薦泰定初恩授東平教授

歷工部郎中行都水監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論功起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  
士贈魯先臣三世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脫脫既旋師命魯追餘黨攻  
濠州卒於軍有旨賜文鈔五百錠以給葬事魯之功名令終其所治之河今多  
遷改然在當時其功甚偉至今猶賴之後人不讀書遂謂魯治河以速元亡曹

玉珂作河志至謂魯治河即漢賈讓之譬止兒啼者止之即止然啼止即斃其荼毒浮於宋河諸人嗚呼亦冤甚矣

昔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曆間僉事俞汝為奏議以為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沉之淺深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此必非孟浪姑試之因于至正河防記沉思尋繹者累日方恍然知魯之沉舟蓋以之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于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

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隳因急沉舟為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堤也迨至船埽四隄並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于九月七日沉舟而龍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邪雖然臣以魯于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踰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隄塞決正值伏秋用工于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于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

惟上恃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  
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  
則不足宋濂等諸臣修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意坐  
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  
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為耳何足據  
哉然而元之亡即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

靳輔治河書

歐陽原功撰至正河防記以為魯能竭其心思知計  
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  
君相知人之明此實錄非溢美也然魯為會通所窘  
河必不可北其所復者仍是東南入淮之故道耳魯

巧慧絕倫奏功神速前古所未有惜乎其大才而小  
試之也使魯生漢武之世則導河入宿胥故瀆當無  
所難不僅如史遷所謂復禹舊跡者生明帝之世亦  
必能導河入清河合漳水至章武入海豈徒與王景  
等烈哉所遭不偶功成而亂作遂使庸人以魯為口

實余深痛之

禹貢錐指

賈魯治河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  
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  
命中書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黑廝以兵  
鎮之

元史順帝本記 哈只口在  
今歸德府陽青村在今曹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于黃堦等口即今賈魯

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堍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堍  
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  
矣穀山筆塵

黃河故道自虞城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  
南由新集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  
牛黃堍趙家圈至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此賈魯所復  
故道河防一覽

賈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斷頭隄元漕運所也賈  
魯所開故名直隸通志

鄭州北有賈魯河自滎澤縣流入又東入中牟縣岸  
其源有三西源自密之聖水峪中源自滎陽之煖泉

冰泉東源自州境之九仙廟合于張家村名曰合河  
至京水鎮曰京水河又北受湏索二水曰雙橋河元  
末命賈魯疏治以通漕起鄭州至朱仙鎮皆名賈魯  
河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與山東曹縣接界賈魯于  
黃陵岡開黃河故道今為黃河要害賈魯河在黃陵  
岡南二里曹縣西南有黃陵岡賈魯開黃河故道始  
此西北有賈魯河嘉靖前猶為運道自黃陵岡塞而  
此河遂填其南為大河洪流矣目遊四海記 歷觀諸書大約  
自河南開封之儀封縣歸德府  
之睢縣考城商止虞城夏邑山東兗州府之單縣曹縣至江南徐州而止故弘  
治中河撫徐恪疏云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  
今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塞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若  
疏而浚之使之由徐入淮又萬曆中科臣楊應文上疏議開趙渠蓋商止虞城  
而下至於徐州元賈魯故道也據  
此則賈魯治河之功至今猶烈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十二年春正月丙寅以河復故道大赦天

下 元史順帝本紀 按河復故道者即賈魯所開之河道也因前一年永城河決壞黃陵岡岸至是修復之故頒赦天下亦脫脫丞相之張大其事也

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為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為水所漂彥斌縛草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泣涕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史史彥斌傳 金鄉河溢害及魚臺墓內之棺至漂流三百餘里其害甚劇而元史五行河渠二志俱不載何與

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

遂成中流

元史五行志

是年八月黃河決山東大水

元史順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河決范陽縣漂民居

元史順

帝本紀

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圯城牆

漂屋廬人溺死甚眾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秋東平涇城東阿平陰三縣河

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

元史五行志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

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水縣西黃水汎溢漂沒田禾  
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

元史五

行志

大河之流自漢至今遷移變易不可勝記然孟津以  
西則禹迹具存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  
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淵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  
趨于海則曹單其必徑之地衝澶滑必由陽武之北  
而出汲縣胙城之間衝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  
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托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  
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  
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鉅野浮濟鄆

謂濟寧  
東平

挾

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  
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里  
皆其縱橫糜爛之區矣 自陽武而入封丘河益東  
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  
河矣較之出徐邳合淮泗以入海者道為徑易夫河  
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  
岸宜闊而歸流宜深

歸流即俗語  
所謂落槽也

平水則宜置斗門且多

置之用王景更相迴注之意使不得旁洩河未必不

可東也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  
後世遙隄之法即兩岸宜闊之意

雖然大河

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東兩  
者不竝立矣此大河所以屢決而東終抑之使南也

與顧一柔山居贊論

卷第十七

行水金鑑

卷第十八

河水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丁巳王宣元末為司農掾會黃河決省部募淮揚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宣挺身自薦元以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賫楮至揚州市竹篾募丁夫數月之間得丁夫三萬餘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成

明太祖實錄

吳元年丁未十一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元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天下非都

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視之遡流河上是月抵汴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迪者侍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述元年夏四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瓜洲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時有清和利征且言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三日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吳上風多揚帆飛幟

不二時而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介並流二十餘里方乃混流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土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雷其湍流之速一息莫視其山迴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浪如隄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者無文良久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喑喑嗚嗚又少時間水中一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渦是也其水爲旋



轉急甚中有飛者上上去渦丈餘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或蜿之以一蜿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蜓之以一蜓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為民害者多矣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水急宜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由孰謂有神者歟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

難澄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以常者也忽然而極清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為民祈福焉今朕得觀斯水狹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平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為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既游今思復述以為說耳

明太

祖御製黃河述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

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八年春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

文詔河南參政安然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大河南決挾穎入淮蔡河之下流亦漸絕

目遊四

海記

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冬十月丙辰開封府蘭陽縣言河決傷稼詔免其租十一月戊寅開封府封丘縣言河溢傷稼命免今年田租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秋七月庚辰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患有司以為言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隄勿重困吾民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壬子上以河南水災民飢命駙馬都尉李祺往賑之敕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瀾

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飢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祺承命而行復令賫敕諭布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衝決城邑蕩析民居而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為所傷良由牧守非人方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祺賫敕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不足為厚恩亦庶以少甦其困苦爾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

朕命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三月庚午河決朝邑縣募民塞之

六月乙卯河溢滎澤陽武二縣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彰德府奏臨漳縣河決宜於磁州築隄以障之詔從其請八月丙寅朔開封府河決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河決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司塞之丙子上諭戶部曰比者河決開封屬邑漂沒民居淹浸田畝受害者必衆其有被水災者悉蠲其賦稅

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九月丁亥詔修築漳河隄先是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修築隄防

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司會議凡隄塘堰壩可以禦水患者預爲修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所決隄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民

兼築之

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城自安遠門入淹沒官民廨

宇甚衆

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壬辰河南河決漂沒民居命賑卹之被災之家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二凡鈔二萬五千二十錠開封府西華等縣雨河水暴溺沒民田廬民多飢困上命賑之

明太祖實錄

是年詔築歸德州鳳池河防時河決鳳池漂沒夏邑

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民李從義詣闕奏訴從之河南

通志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乙丑河南河水暴溢時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寧陵被水惠民千三百七十四戶詔遣官循例賑之未幾陳州項城縣亦奏河溢民被水患仍遣官往賑之明太祖實錄是年河決原武淤安山明會典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河防一覽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河決河南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止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乞發軍民修築隄岸以防水患從之丙午以開封府祥符等縣河決詔免今年田租冬十月辛酉發河南開封等府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士修築陽武縣河防十一月甲辰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民詣闕言昔河決浸沒田土至今不可樹藝而徵稅如故上命免其賦凡萬一千二百餘石絲五千四百餘斤明太祖實錄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夏四月己亥罷開封府馮陵十字河龍堂快活林傘兒三里萬龍及陳州東橋凡八牖

明太祖實錄

是年河南藩臣請修宜陽河防先因洛河泛溢宜陽

田廬漂沒殆盡至是始聞於上令預治磚石俟農隙時爲之

河南通志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春正月乙亥詔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先是河決懷慶等府州縣民人貧困上聞之命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仍聽其民採魚以給食

明太祖實錄

是年秋八月河溢開封時城三面皆受水將浸及軍儲倉巨盈庫詔令滎陽高阜處築倉庫以待之冬十有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

河南通志

李至剛洪武中爲河南右參議河決汴隄至剛議借

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

明史熹

明太宗永樂元年八月丁巳修河南安陽縣河隄壬申工部言山東福山縣河決護城隄二百九十餘丈命即修築九月壬午工部言河南陳州西華縣沙河水溢衝決隄堰以通黃河傷民禾稼乞量起民丁趁農隙修築從之十二月丁亥修山西夏縣古河決隄三十

餘里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年五月癸酉修河南府孟津縣河隄九月己酉修河南武陟縣馬由隄岸丁巳河南守臣言開封府城爲河水所壞命發軍民修築十月丁丑河南黃河水溢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即

修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三年二月丁卯朔河南布政司言河決馬村隄命本司官躬督民丁修治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四年八月癸巳修河南陽武縣黃河隄岸及中牟縣汴河北隄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黃河泛溢河南傷瀕河苗稼十一月癸丑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言河水泛溢沒民田一百九十一頃有奇乞免今年稅糧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六年正月甲子河南武陟縣知縣屠任言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去年淫雨沁水衝決隄岸淹沒田廬請用民力修築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七年正月己卯河南陳州衛言河水衝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隄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兼修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八年八月庚申河南按察司僉事張翥等言五月至八月霖雨黃河泛溢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上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十二月戊戌河南守臣言汴梁河決壞城二百餘丈宜及時修理上諭工部臣曰汴梁城近黃河不免衝決之患而此國家藩屏之地不可以緩且聞黃河水增三尺其急遣人往視隄防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九年二月己酉河南武陟縣言去歲天雨

浸淫沁河南北九百餘步流潰成河淹土田廬舍請以  
丁夫修築從之 三月壬午浚河南黃河故道蓋河水  
累歲為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壞民田廬益  
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  
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  
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同侍  
郎金純相度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  
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牢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太  
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  
遂命禮兼董之 四月癸卯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

體給糧賞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  
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  
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 六月丁  
未敕諭尚書宋禮等曰曩命卿等浚黃河故道及築塞  
河港以紓河南水患今以未見成績而河水泛溢日加  
為民患苦卿等其協心併力無懈夙夜脫民墊溺用副  
朕委任之意 七月己卯遣官視新開黃河隄岸舊為  
水所溢者悉增築之 乙酉河南浚黃河故道訖工凡  
役民丁十一萬四百有奇月餘而畢自是河循故道與  
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

明太宗實錄

張信祥符人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中歷工部

右侍郎河決開封遣信視之請疏魚王口至中灤故道二十餘里繪圖以進詔如其議役十萬人浚之決遂塞宣德中以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同知致仕 明史崇  
明太宗永樂十年六月癸亥河南鄆陵臨漳二縣驟雨河水壞隄岸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視 辛未初河南陽武縣言河決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中鹽隄與原武縣大賓隄皆河流之衝屢塞屢決上遣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至是芳言隄當急流之衝夏秋之交雨水泛漲往往決阨請以新開河岸捲土為埽樹椿捍禦之庶不至重為民害從之 九月丙申工部主事蘭芳言天下之水唯河為大故水患唯

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固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牽築隄上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所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從之 十二月戊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三司官坐視河決為患不奏幸蒙恩宥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而無功上曰下不卹民患上不奉君命其治之如法 明太宗實錄  
按芳策與張信同用木固則王延世竹落遺法也延



世以此成功芳襲之而仍效允矣古人之成法不可不知也

河志

明太宗永樂十一年三月己丑巡按河南御史李琳言軍夫修築河岸者今河水日長難於用力况東作正興請暫停止俟秋收水落用工皇太子從之六月癸亥修朝州衛城以河水衝決故也八月庚午河南遂平縣言河決隄岸漂沒民居四百二十餘所壞田稼六十頃有奇皇太子遣官撫視修築十月戊寅修河南滎澤縣大賓河隄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二年八月辛亥黃河溢壞河南土城二百餘丈事聞命工部遣官修築九月丁亥修河南武

陟縣郭村馬曲等河土隄凡五百六丈閏九月丁巳徙陳州宛北驛及遞運所於沙河北岸初置於州城之北比年黃河淤塞故徙之甲子修河南開封府土城隄岸百六十餘丈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十三年六月甲申山西布政司言遼州淫雨河水暴溢壞民田三十餘頃命戶部除其租是月北京河南山東淫雨河水泛溢壞廬舍沒田稼而東昌府臨清縣尤甚民被害者九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命戶部遣官賑卹九月丙申修河間府興濟縣水決隄岸十二月丙子山東館陶縣北京南樂縣民自陳今夏河水泛溢淹沒禾稼秋收不足以輸稅乞折鈔帛從之

明太宗永樂十四年七月壬寅河南開封等府十四州

縣淫雨黃河決隄岸沒民居田稼

明太宗實錄

是年河決開封經懷遠縣由渦河入於淮

淮安府志

明太宗永樂十六年七月乙丑大名府魏縣言河決隄

岸命修築之 十月甲申行在工部言河南黃河溢決

埽座四十餘丈命遣官修築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年十月壬寅工部言河南開封府仁

和門外土城隄舊離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樂岡

南入淮比河決而西蕩齧城隄雖屢修築旋復衝決宜

浚故道以弭其患從之

明太宗實錄

明太宗永樂二十一年五月癸未戶部尚書郭資言河

南開封府歸德睢州祥符陽武中牟寧陵項城永城滎

澤太康西華蘭陽原武封丘通許陳留洧川杞縣及南

陽府內鄉衛輝府新鄉獲嘉汲淇輝縣并鳳陽府宿州

去年夏秋淫雨黃河泛溢并傷田稼命遣人按視蠲其

租稅

明太宗實錄

王林永樂中知青縣以河決禾稼盡沒痛不能救投

水而死屍漂入縣南甬路官民憐之遂於隄上置祠

祀焉名曰神隄

畿輔通志

明太宗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

仁宗已登極矣

以河南黃河泛

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稼敕免

今年稅糧馬草仍命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咨訪庶幾可以得民之情  
十月辛卯漳河水溢廣宗縣傷民田稼百餘頃有司以聞命戶部遣人振卹 十一月庚子敕河南布政司今永城縣奏去年七月黃河泛溢傷稼其被傷去處去年稅糧馬草悉與蠲免

明仁宗實錄 蒼葦云河南通志載永樂九年秋八月庚戌尚書宋禮治河新港成河復故道禮還京皇太子遣人勞視自是無水災者三十餘年噫何記載之失實也宋尚書功在運河至今猶烈而黃河之遷變無常公雖能治水亦焉得保三十餘年之無事耶予閱實錄自九年河復故道之後十年鄆陵臨漳二縣壞隄岸矣十一年朝州衛城被衝決矣遂平滎澤皆河決隄岸矣十二年壞河南開封土城矣武陟修隄陳州徙苑止駟及遞運所矣十三年河南河水汎溢壞廬舍沒田稼矣十四年開封等府十四州縣黃河決隄岸矣十六年工部言河南黃

河溢決埽座四十餘丈矣二十年二十一年河決而西屢修築旋復衝決開封南陽等府浸淫至二十四州縣矣又宣德元年河南布政司奏黃汝二河溢開封南陽等府十餘州縣矣宣德三年開封府鄭州祥符等十縣河水泛溢矣宣德五年南陽府奏衝決河岸漂流人畜矣宣德七年九年河南開封懷慶二府皆以黃沁二河為患豁免錢糧在在興築矣自永樂九年至宣德十年水患如此即正統元年以至十三四年黃河無歲不決直決至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為黃河之一大變實錄歷言之可考而知也通志乃云三十餘年無水災何記載若是之失實耶毛西河先生嘗有言曰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紀黃帝君臣一姑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人物災祥斯三者皆不可信而志書為尤甚斯言豈欺我哉以故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明宣宗宣德元年七月己未河南布政司奏六月至七月連雨不止黃汝二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丘鄆陵原武九縣南陽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縣多漂流廬舍淹沒田稼 十一月庚戌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靈州千戶所城垣舊距

行水金鑑卷十八  
十一  
黃河三里今河水衝激切近城下恐致崩陷難於守禦  
城東有地高爽寬平請徙城於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  
覆視果當徙俟來春用工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二年七月乙卯直隸河間府獻縣真定府  
晉州饒陽縣奏河水衝決宮儉口及窩隄口黃潦漫流  
田禾淹沒上命行在工部遣人巡視凡水勢衝決之處  
隄堰當增修者即發民興工 八月甲子直隸徐州保  
定府深澤博野東鹿蠡縣河間府河間縣各奏七月積  
雨連旬河水泛溢衝決隄岸淹沒禾稼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甲子徙置靈州千戶所於城東  
先是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奏河衝決至城下請徙  
於城東命俟來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 閏四月庚  
子復傳啟讓河南按察司僉事陞正品祿啟讓九年考  
最河南民二百餘人言啟讓公直勤慎有守有為開封  
城東河水為患啟讓躬率民築隄百五十餘丈捍禦田  
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州鳳池口以泄河流民受  
其利乞賜本官復任上諭行在吏部臣曰僉事可謂能  
興利除患其民愛之當從所欲令赴任而加其祿 六  
月庚寅上諭行在工部臣曰緣河隄岸每歲多是預防  
今年雨多潦水泛溢必傷田禾宜遣官督軍衛有司巡  
視稍有潰決即用修築其他卑薄之處亦令增高培厚  
庶不為患 九月丙子河南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

滎陽滎澤鄆陵杞中牟洧川等十縣河水泛溢上命戶部遣人覆視免其租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五年十月癸巳河南南陽府奏七月初旬驟雨連日山水泛漲衝決河岸漂流人畜廬舍淹沒農田粟穀豆皆已無收命行在戶部優卹乙未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及大名府內黃縣奏六七月大雨連綿河水漲溢淹沒官民田地苗稼無收上命行在戶部蠲其

田稅

明宣宗實錄

趙泰永樂癸卯舉人為常州同知開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閘會河決東昌特陞公都水郎中往塞河既興功時尚書周公為侍郎巡撫南畿總蘇松諸郡糧

賦薦公協同都運詔從之

王英撰趙君墓志按周公巡撫南畿在宣德五年之後

明宣宗宣德七年六月乙卯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七月黃河泛溢衝決隄岸淹沒官民田五千二百二十五頃六十五畝該納秋糧五萬六千八十餘石馬草七萬六千五百餘束乞為除豁從之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八年閏八月癸丑大名府魏縣廣平府廣平縣各奏今年七月苦雨河水漲溢淹沒田稼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九年正月癸卯河南新鄉縣知縣許宣言比年沁河水漲衝決馬曲灣湍勢湧急經獲嘉縣至新鄉水深成河環繞城垣城北又滙為潭其患滋甚已築

隄百餘丈防之終莫能禦蓋修築馬曲灣隄岸不固所致乞令懷慶府縣督工堅築俾水復沁河則水患可息上命行在工部遣人視其地勢及議計用工難易以時興役

明宣宗實錄

明宣宗宣德十年七月戊戌

英宗已即位矣

直隸河間淮安等府

各奏去歲天雨連綿河水泛溢所屬州縣田苗淹沒無收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除其租稅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元年秋七月河南開封府奏淫雨連綿河隄衝決災傷害稼

明英宗實錄

鄭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正統元年命辰賑南畿河南饑時河隄決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議自大名開渠引

諸水通衛河利灌輸辰言勞民不便事遂寢遷兵部

左侍郎

明史彙

明英宗正統二年四月壬午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衝溢淹沒田土其被災地畝糧芻乞為除免從之六月庚辰命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諒等賑濟飢民時直隸鳳陽淮安揚州諸府徐和滁諸州河南開封府各奏自四月至五月陰雨連綿河淮泛漲民居禾稼多致漂没人不聊生勢將流徙上命諒及工部侍郎鄭辰往視之諒陛辭諭之曰民困已甚卿等速往發廩濟之撫卹得宜毋令

失所河隄衝決相機築塞毋興大役重困吾民 八月  
戊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薛希璉奏近因天雨連綿河  
水泛漲開封府所屬祥符等縣民居學舍田禾頭畜多  
被淹沒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仍戒三司官善加撫  
諭其一應買辦并未納錢糧勾軍等項悉暫停止 九  
月己酉河南開封府陽武原武滎澤三縣秋雨漲漫決  
隄岸三十餘處有司請發民二萬軍一千餘協力修築  
從之 十月己未濮州范縣奏八月黃河溢決民居牲  
畜禾稼皆被漂沒上命該部勘實從宜修築優卹 十  
一月乙巳河南左參議吳傑奏所轄各府州縣今年春  
旱傷麥五月淫雨河溢田禾盡損民饑特甚乞將原定

本布政司起運并兌軍糧米二十九萬八千五百石存

留以補賑濟上從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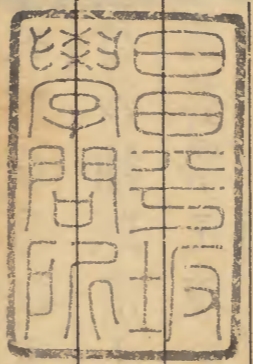
明英宗實錄

明英宗正統三年七月癸卯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  
右侍郎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黃河決懷慶府武陟縣  
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亦奏漳河決俱傷禾稼上  
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謙又奏請修築沁河以便民耕  
種從之 八月乙丑直隸淮安府邳州河決田禾稼損  
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尤甚巡撫右侍郎曹弘以聞詔令  
隨宜修築 戊辰山東兗州萊州二府所屬州縣各奏  
陰雨連綿河水泛漲淹沒禾苗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  
視以聞 九月癸未山東濟寧州東平州直隸徐州屬

縣各奏七月中驟雨河溢軍民廬舍俱被傾蕩田畝禾  
稼淹沒無遺上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

明英宗實錄

卷第十八



寬政庚申



